

三國志通俗演義

卷之十八

[242.4

1

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八

目錄

難張溫秦宓論天

泛龍舟魏主伐吳

孔明興兵征孟獲

諸葛亮一擒孟獲

諸葛亮二擒孟獲

諸葛亮三擒孟獲

諸葛亮四擒孟獲

諸葛亮五擒孟獲

諸葛亮六擒孟獲

諸葛亮七擒孟獲

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之十八

晉平陽侯陳壽史傳

後學羅本貫中編次

難張溫秦宓論天

却說東吳陸遜。自退魏兵之後。吳王拜遜為
輔國將軍。江陵侯。領荊州牧。自此兵權皆歸
於遜。却說張昭。顧雍。啓奏吳王。令改元。權從
之。遂改為黃武元年。因魏
於二
號中
各取
一
字
故
武
是年。魏主曹丕欲起五路兵擊蜀。遣使

黃武

入吳。此時吳王正聚文武。忽近臣奏。說魏遣使至。權召入。使命陳說蜀前使人求救。朕一時不明。故發兵應之。今已大悔。欲起四路兵收川。尔可接應。若得蜀土。各分一半。權聞言不能決。乃問於張昭顧雍等。昭答曰。今陸伯言極有高見。可請問之。權即召陸遜至。遜奏曰。曹丕坐鎮中原。急不可圖。今君不從。必為讎矣。臣料魏吳皆無諸葛亮之謀。今且勉強應允。整軍預備。只探聽四路如何。若四路兵

勝。川中危急。諸葛亮首尾不能救。主上則發兵以應之。先取成都。深為上策。如四路兵敗。別作商議。權從之。乃與使命曰。軍需未辦。擇日起軍。使拜辭而去。權令人探得西番兵出西平關。見了馬超。不戰自退。南蠻孟獲起兵攻四郡。皆被魏延用疑兵計殺退。回洞去了。上庸孟達兵至半路。忽然染病不能行。曹真兵出陽平關。趙子龍拒住各處險道。果然一將守關。萬夫莫踰。曹真屯兵於斜谷道。不能

取勝而回。孫權聽畢。乃與文武曰。陸伯言真神筭也。孤若妄動。又結冤於西蜀矣。忽報西蜀遣鄧芝為使。入國。張昭進曰。此又是諸葛亮退兵之計。故遣鄧芝為說客也。權曰。當何以答之。昭曰。先於殿前立一大鼎。貯油數百斤。下用炭燒。待其油沸。可選身長面大武士一千人。各執刀在手。從宮門前直擺至殿上。却喚芝入見。休等此人開言。下說詞。責以麝食。其說齊故事。效此例以烹之。看其人如何。

對答。權從其言。遂立油鼎。命武士以列於左右。各執軍器。召入鄧芝。芝整衣冠而入。行至宮門前。只見兩行武士。威風凜凜。各持鋼刀大斧。長戟短劍。直列至殿上。芝曉其意。並無懼色。昂然而行。至殿前。又見鼎鑊內熟油正沸。左右武士以目視之。芝但微微而笑。近臣引至簾前。鄧芝長揖不拜。權令捲起珠簾。大喝曰。尔乃何等匹夫。不拜何也。芝昂然而答曰。上國天使。不拜小邦之主。權大怒曰。汝不

自料。欲掉三寸之舌。效酈生而說齊也。尔便是隋。何再出。陸賈重生。亦不能動孤萬分之一也。尔可速入油鼎。芝大笑曰。人皆言東吳多賢。誰想懼一儒也。權轉怒曰。孤何懼尔一匹夫耶。芝曰。既不懼鄧伯苗。何愁來說汝也。權曰。尔欲效諸葛亮作說客。來說孤絕魏向蜀。是否。芝曰。吾乃蜀中一儒生。特為吳國利害而來。何故陳兵設鼎。以拒一使。見其局量之不容物也。權被芝一說。叱退左右武士。命

上殿賜坐而問曰。吳魏之利害。若何。吳蜀之
便益。若何。先生勿惜剖露。芝曰。大王欲與蜀
和。欲與魏和。權曰。孤正欲與蜀主講和。但恐
幼主不能以全始終。被魏所欺耳。芝曰。大王
乃命世之英賢。諸葛亮亦乃當世之豪傑。蜀
有山川之險阻。吳有三江之固守。若二國連
和。共為唇齒。進則可以兼并天下。退則可以
鼎足而立。今大王若委曲稱臣於魏。魏必望
其朝覲。求東宮太子以為內侍。若不從時。則

奉詔伐之。蜀亦順流而進取。如此。則江南之地。不復有於大王也。若大王以愚言為不然。且細思之。愚將就死於大王之前。以絕說客之名也。言訖。撩衣下殿。望油鼎中便跳。權急命止之。請入後殿。以上賓待之。權曰。先生之言。正合孤意。欲與蜀主連和。先生肯主之乎。芝曰。今早欲烹小臣。乃大王也。今欲使小臣亦乃大王也。大王猶自狐疑未定。安能取信於天下乎。權曰。今孤心下不明。願先生教之。

於是吳王留鄧芝過了旬日。權集多官問曰。孤掌江南八十一州。更有荆楚之地。反不如西蜀偏僻之處也。蜀有鄧芝。不辱其主。吳並無一人入蜀。以達孤意。衆皆默然。忽一人出班而奏曰。臣願為使。衆視之。乃吳郡吳人也。姓張名溫。字惠恕。見為中郎將。權問之。張溫奏曰。臣雖不才。願以片言入蜀。共結永遠之好。權曰。恐卿到蜀見諸葛亮。不能通孤之微意也。溫曰。大王何故自失其志。孔明固當世

之人傑。臣亦當世之人傑。聖人云。舜人也。我亦人也。臣何畏彼哉。大舜尚猶可效。何況今人耳。權大喜。重賞張溫。同鄧芝入川。來見孔明。共議連和之事。却說孔明。自鄧芝去後。來奏後主曰。鄧芝去久。必幹成事矣。吳地多賢。定有人來答禮也。陛下當以禮貌敬之。令彼回吳。以通盟好。吳若通和。魏必不敢加兵於蜀矣。吳魏寧靖。臣當征南。削平蠻夷之地。然後圖魏。魏滅。則東吳亦不能久存。足可以展

故舊之大統也。後主謝之。忽報東吳遣張溫。與鄧芝入川達禮。後主聚文武於丹墀。令鄧芝引張溫入。溫自以得志。昂然上殿。見後主施禮。後主賜繡紵。坐於殿左。設御宴待之。後主但敬重而已。宴罷。百官送張溫到館舍。次日。孔明設宴相待。張溫心中自以川中無我等之對手。故不懼之。孔明亦甚敬重。酒至半酣。孔明曰。先君在日。與吳不睦。今已晏駕。主上年幼。深慕吳王。不能見面。望大夫回國時。

以善言回奏。蜀吳永遠結好。乃併力破魏。作萬年之計也。溫見孔明談笑自若。甚有傲忽之意。次日。後主賜金帛與張溫。孔明等各以異錦玩器送之。設宴於城南郵亭之上。多官皆送於此。孔明慇懃勸酒。正飲之間。忽一人乘醉而入。張溫便有怒色。其人昂然長揖。入席就坐。溫不然。乃問孔明。此何人也。孔明答曰。姓秦名宓。字子勅。見為益州學士也。溫笑曰。名稱學士。未知胸中曾學事乎。宓正色而

言曰。蜀中五尺小童。尚皆就學。何況於我乎。
溫曰。且說汝何所學。宓對曰。上至天文。下至
地理。三教九流。諸子百家。無所不通。古今興
廢。聖賢經傳。無所不覽。汝問我學。何相賴乎。
溫笑曰。汝既出大言。吾且問汝天文之事。天
有頭乎。宓對曰。有頭。溫曰。頭在何方。宓曰。在
西方。詩云。乃眷西顧。以此推之。頭在西方也。
溫又問。天有耳乎。宓答曰。天處高而聽卑。詩
云。鶴鳴九皋。聲聞于天。無耳何能聽之。溫又

問天有是乎。宓答曰。有是。詩云。天步艱難。無
是何能步之。溫又問。天有姓乎。宓答曰。豈得
無姓。溫曰。何姓。宓答曰。姓劉。溫曰。何以知之。
宓曰。天子姓劉。故以知之。溫又問曰。日生於
東乎。宓對曰。雖生於東。而沒於西。此時秦宓
語言清朗。答問如流。滿坐皆驚。張溫無語。宓
却問曰。先生東吳名士。既以天之一事下問。
必能明天之理也。昔混沌既分。陰陽剖判。輕
清者上浮而為天。重濁者下凝而為地。至共